

■达人榜

邴琴,归去复来兮

□阿 占

这几年,邴琴一直在搜罗青岛早期工商业者的史料,当然包括她家族的史料。然而一切就像遥远的琴声,时断时续。很多东西真的打捞不起来了。

百年前,她的曾祖父从即墨来青岛闯荡,白手起家,在阳谷路9号创立益和祥字号,代理美孚公司的火油,后又在易州路31号设立即兴诚印刷局。两大商号均在青岛、即墨两地有分设,曾祖父也曾一度担任即墨商会常务副会长等职务。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邴琴的祖父继续在青岛的商业街上雕刻着家族印记。包括肥城路10号的激流摄影社、辽宁路277号的黎明摄影社,以及邴琴至今无法查索到详细地址的百合摄影社、日新摄影社。邴琴常听老人们说,祖父除了天生会做生意,还是一个才子,擅长琴棋书画,精通吹拉弹唱。《古今即墨》一书里曾经介绍他为真书、草书书法家,善画竹。”

后来,邴琴随父亲第一次来青岛,走着走着,父亲就会停下来,指着某个地方说,“这里,以前是我们家的。”不等邴琴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就是父亲的一声叹息。

沿着叹息声,邴琴望向父亲所指,那些曾经的他们的家——有的是挖开的地基深坑,有的是大树拂掩下的二层老楼,还有的,是一片凋敝的深深院落。她把目光收回,想再从父亲的眼睛里打探更多往事的时候,父亲遮遮掩掩,一张沧桑的脸在夕阳里逆光而不明。

邴琴不敢再多看父亲一眼。她怀疑他含着泪。她甚至觉得,父亲不再说话,根本是在哽咽中凝滞了。她知道,祖父的含冤惨死给父亲留下了太多悲怆记忆,那些疮疤,父亲至今不敢触碰。事实上,在遭遇惨烈的变故,举家回迁即墨以后,整个家族就是缄口沉默的。修养让他们将心碎很好地隐藏在沉默深处。

这几年的秋天,每次回老家看望父母,邴琴都喜欢到院子里的枣树下坐坐。晚饭过后,暮色渐深,整个镇子被一种谢幕之后的松快感充满



着。只待一阵风吹过,成熟的枣子跌落在地上,哗哗哗的声音,密集而喜悦。邴琴会捡起被小鸟啄过的一颗——她知道那才是最甜的枣子。

枣树是她出生那年栽下的。读书以后,邴琴渐渐开始知道父亲是整个镇子上的传奇人物,几乎没有不懂不会的事情。“父亲博闻强记涉猎广泛,不仅学识见地丰厚,钻研机器设备仿佛有天然的才能,这些才能使他帮很多人改造过机器,提高生产率,也让他做了很多实用的小发明。”

比如村里磨坊的机器坏了,请了很多人都修不好。邴琴的父亲从外地赶回来,第一时间跳进出粮槽里,示意开关开合,几次之后,就能通过耳朵分辨机器轰鸣声找出电机毛病所在,随后像医生开处方那样,确切地说出修理部位

和拆换零件,第二天磨坊就开工了。

邴琴始终记得,当年家里的大圆饭桌,是父亲用一副板车车轴改造而成的。“车轴被竖立起来以后,在上方的轮圈处嵌进厚厚的圆木板,足够一家五口人围坐在一起热闹地吃饭。近几年兴起的后现代工业风格装饰,父亲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玩过了。”

姊妹三人,邴琴最像父亲。且深得家族遗传,敢想敢干,胆大心细。

“高一时,我妈帮我从老家批发了一车苹果,我就摆了个卖苹果的摊位。一个暑假把下学期的学费赚出来了。高二暑假,我卖的是内衣和袜子。高三暑假去手机店打工,店里只有我一个人懂英文能调试各种菜单,把老板高兴

坏了。追溯起来,我的工作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不安分的我,在父母面前极有底气,毕竟学费是自食其力……”

这样的人生开端,才是不卑不亢的起点。“赚钱重要吗?重要啊。可是,跟有趣比,又似乎没有那么重要。”——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邴琴用行动证明了她的观点。

大学还没毕业,邴琴就被当地建设局提前预定了。这个铁饭碗让所有的亲戚朋友为她骄傲。可上班没几天,她就受不得钟摆一样的模式化,半年后辞职,扔掉了事业编。走遍了想去的地方之后,几乎什么都没带,2003年只身来到青岛,通过应聘进入媒体圈。

当时的邴琴,已经在无数次的长辈谈话信息中拼凑出了一个家族衍变史的框架。从读小学算起,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每一次家族的聚会她都尽量地做个隐身人,或是帮着母亲忙前忙后,或是躲在角落里看书,以便让长辈们无所顾忌地说下去。只是,无论做什么,她的听觉都极力打开着,并将记忆力发展为硬盘——青岛,那个陌生的地方,因为太多附加情绪,竟然未谋面已生爱恨。

终于,她带着与这座城市暂时无法挑明的秘密,“潜伏”于一本杂志的繁忙琐碎中。每期杂志开印之前,她都要泡在印刷厂校对数码样。她一个文弱女生,常常要跟上夜班的印前工作人员一起校样至凌晨两三点,再独自离开,走上连路灯都没有的漆黑小路。那些年,她就是凭借着工作带来的舒朗而在这个城市里坚定地寻找着存在感,直至结婚生子,正式定居下来……

“潜意识里,来青岛,也许是为了家族的重回,也许是不甘祖父辈离开青岛时背负的屈辱,也许,只是对青岛说一声,是的,又是我们,邴家又来了。”

在梳理祖辈生平的过程中,邴琴将自己代入了时间的粘稠,有切肤之痛,有暖心之喜,却也可以跳脱出来,打量那些灵魂的颜色和质地,感受祖父辈惊人的忍受力,深沉的忧虑和无争的宽厚。

■生活秀

兄弟一样的同事

□于学周

一辈子在一个单位,从青春懵懂到年近耳顺,其间阅人多矣,多数是泛泛之交,只有少数成为莫逆,越近桑榆,越觉珍贵。阿采、胖子和我,就是这样的兄弟一样的同事。

阿采大名张采生,胖子大名曹德兴。一个比我大几个月,一个比我小几个月。不过他们进单位时间都比我晚,阿采1987年从广州来,他黝黑的肤色,还真有点老广的风采,阿采之称几乎是他进入电视台后的官称了。小曹1986年调入台里,那时还是瘦子,“胖子”的雅号是许多年以后他发福起来才有的,不过也叫了很多年了,以至于很多人以为胖子生来就胖呢。

阿采分到台里,开始和我一个部门。他刚到青岛那年夏天,赶上旅游大潮,接待能力所限,青岛人满为患,成为一个新闻热点,新闻部记者对此进行了报道,也得到市领导的重视,我当时在外宣部,也很关注这个题材,想从更多层面对此进行一番报道。阿采报道后,我就拉着他一起采访拍摄,后来做成新闻专题《旅游大潮后的反思》。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合作。

和胖子合作,纯属拉郎配。有一年,省里建设口要搞道路和社区环境评比,需要提供电视录像,台领导老沈让我俩做,我写稿,小曹摄像。我们先后拍摄了四流中路、人民北路和辛家庄小区,完成了三部小专题片。李乃胜副市长带着建设口的四位局领导到单县路广电大院后三楼审片,当时电视台很简陋,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加上台领导陪审,一间小屋坐得满满的,椅子不够用,我们站在一旁,还有一位领导也是站着看的片子。片子看过后,李副市长让大家提意见,一位副秘书长提了不少意见,我和小曹边听边记,对他提出的好多不切合实际的意见毫不留情予以反驳,老沈坐在一旁不吭声,任由我们发飙。后来,我们拍摄的三个地方在省里评比中获得很好的名次,不知道这与我们片子关系多大。因为不是一个部门,我们后来就没有机会再合作了。

当时我们住单县路39号院的单身宿舍,开始我们三个人是一个房间,后来我换了房间,但还在一层楼上。我们曾为了单身宿舍有张桌子、为晚上在食堂能吃上热饭跟领导要权益,为了这些鸡毛蒜皮,薛开勋局长专门给我们开过会。

我们三个,我最不擅长挣钱,阿采经营意识强,很快他就调到广告部,而胖子也经常走穴参加电视剧拍摄,再以后,胖子也到了广告部,手头都比我活泛,经常下馆子改善生活,而我每次都是白吃。有时候没那多钱吃馆子,就买只烧鸡打牙祭,白吃就不能不看“脸色”,我只能眼看他们吃滋味足的鸡皮啥的,而我只能吃点味道寡淡的鸡胸肉,尽管如此,

今天想起来,那是我吃过最珍贵的鸡肉。现在不管哪种做法的鸡肉,都吃不出那时的味道,那份味道里面最珍贵的佐料不是别的,是一份情义。

我与阿采胖子比,除了来单位早一点,别的都晚,找女朋友晚,结婚晚,生孩子晚。最早结婚的是阿采,他妻子是中学同学也是名校毕业,郎才女貌,很是般配,每看到他们甜蜜缠绵出去约会,我很是羡慕,也从内心为他们祝福。阿采结婚后不久,胖子也结婚了,他妻子美貌贤惠,也让人艳羡不已。后来临到我结婚,阿采帮我找的酒店,并且给我付了菜金,胖子为我服务了一整天,晚饭又是他出钱在栈桥宾馆安排的晚饭和卡拉OK。那么些年过去了,我从没在他们面前真诚说一句感谢的话,我怕他们觉得我矫情。

阿采和胖子在家里都是最小的孩子,阿采结婚后一直照顾老母亲,几十年如一日陪伴老人,这是一件幸福的事,也是一件辛苦的事,他做到了只享受幸福而不抱怨辛苦。胖子父母兄弟都在济南,他对年迈体弱的岳母尽心尽力,让我敬佩。我父亲曾来青岛短暂住过几天,阿采、胖子请老人吃饭,如对自己家老人一般。好多年春节,阿采都会给我一两瓶好酒,让我回乡孝敬老父亲。我不在的时候,胖子专门到我老家替我看望我的父母。所有这些,我都忘不了,不敢忘,不能忘!往事历历在目,很难一一叙说。我们曾经年轻,一起玩过、醉过、快乐过。如今想来,年轻时,更多的是对工作的投入,对实现价值的追求,都有一份媒体人的情怀。阿采是地产栏目的创始人,以他的能力和社会交往面,如果早一点独当一面或许对单位贡献更多。胖子后来成为一档极有情怀的电视栏目《人生TV》的制片人,直到今天,他拍的节目还在网上热播,后来他又创办了《民生开讲》,这两档节目的生存时间在青岛台都属于长久的。我则游离于新闻、专题、报纸,间或有所收获,值得夸口的寥寥无几。

我常常想,回忆里的年轻时光,比经历过的真实要美好得多。如今,我们三个兄弟一样的同事都将年近耳顺,各有各的境况,阿采的孩子已经结婚,日子过得顺遂。胖子最近身体偶染小恙,让人欣慰的是恢复得挺好。生活还在继续,我们的友情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

与阿采、胖子之间的交往和经历过的种种,是我珍视的,我常常说: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们之间是不能翻脸的,否则代价太大!一辈子的友谊之舟,无论多大风浪都不能倾覆,我们之间的友情已化为各自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割舍,那就是对自己过往的背叛,是对自己生命中珍贵部分的作践。

■文史苑

超级“苏粉”范之杰

□王 朋

古往今来,若论“粉丝”最多的明星的话,我想,非苏轼莫属。

苏轼在徐州时,一次夜宿燕子楼,有感而发,作下《永遇乐·明月如霜》一词。几天后他请朋友赏析,却意外得知这首词已传遍徐州城。经查才知道是一位巡夜老兵至燕子楼听到苏轼的吟唱,默默记诵并传播开来。可见当时社会对苏轼诗词的喜爱程度。

宋代之后,苏轼的影响不减反增,苏堤、学士街、苏祠等纪念场所游人如织,东坡肉、东坡酒、东坡巾、东坡墨依然很受欢迎。据统计,苏轼创造的成语有148个,更有许多学者士子,用字号斋名表达对苏轼的热爱。

近代大收藏家翁方纲将自己的斋号命名为苏斋,后来收藏到苏轼真迹《嵩阳帖》和宋本《苏诗施顾注》,又将“苏斋”改为“宝苏斋”。学者、金石版本学家、书法家杨守敬,出使日本归国后,曾任黄冈教谕,因住在赤壁附近。名其居曰“邻苏园”号“邻苏老人”。至于叫学苏、师轼、梦坡的,那就很多了。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我要介绍的范之杰,和一般粟(苏)米的不同在于,他竟自号“倭苏居士”。

这个“倭”字,作动词时是谄媚讨好的意思,是个贬义词,但主人宁愿冒着贬低作践自己的风险使用此字,表达的是对心中偶像无以言表的崇拜,和“青藤门下走狗”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是苏东坡的骨灰级粉丝。

范之杰年幼时由绍兴北上投奔在济南经商的父亲,并在济南考取举人。在有清一代任过翰林院编修、御史,山东高等学校(山东大学)校长。辛亥革命后在山东、江西、湖北等地担任要职。1956年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擅诗文、书法,是民国以来“苏体”大家。著有《苏东坡生平》《易经注解》《云鬓词》《范氏书法》等。

和他所崇拜的对象一样,范之杰也有非常丰富的从政经历,也是一位刚正清廉的官员。任职翰林院时,他就上书陈述外国人在胶澳、威海等租界外购置地亩,典赁房屋,开山采矿等侵害主权行为,提请朝廷注意“威海、胶澳两处租界之外,险要甚多,尤应……随时严密侦察,俾外人不能私行测绘,庶于沿海防务有益”。为落实此情况,时任山东巡抚袁树勋还于1908年10月赴青岛暗访并上本奏报。在清朝外交上,对涉外事务能有如此见识,实属难得。在御史任上,范之杰又上疏弹劾盛宣怀铁路建设中饱私囊的问题,造成盛宣怀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除了从政,范之杰还有经商的才干,1913年,接管其父产业。他在济南置地筑屋,开起一家绍酒作坊,取名胜绍公司,意即胜过绍酒之意。他专门从绍兴请来制酒高手,所用稻

米、麦曲、酒药等原料俱从绍兴运来,在绍酒工艺基础上,还根据北方的特点加以改进和创新。酿出的酒价廉味美,在山东省第一次工农产品展览会上荣获金奖。经过宣传和推广,使习惯喝白酒的老济南也喜欢上了绍酒。绍酒在山东饮誉30年。后因抗战难以维继,被迫停业。而最能表现“倭苏”的一面莫过于他为抢救“景苏园”石刻作出的贡献。

苏东坡一生著述甚富,但其书画作品大多在徽宗初年的党禁中为蔡京所毁。1890年,成都人杨寿昌出任黄州府黄冈知县。鉴于苏公墨迹和宋刻苏帖已不多见,其它摹刻真贋参半的情况,萌发重刻苏东坡书帖之愿。杨寿昌的想法得到了时任黄冈县教谕杨守敬的鼎力相助。精选母本,聘请高手,历时三个春秋,完成了全套石刻126块,名为“景苏园帖”,为近世集苏书之冠。就在将碑石移至“景苏园”安装之时,杨寿昌突遭解职。由于刻碑负债太多,迫于无奈,只好将碑石典给汉口“张信记”当铺,约定日期赎回。谁知,杨寿昌回乡后一病不起,不久离世,其后裔至限定日也无钱赎回。为此,张、杨两家诉讼不休,前后长达30年。

1925年,张信记见杨家已无力赎回,就将碑石以高价转售海外商人。交货当日,恰被时任湖北审判厅厅长的范之杰遇见,立即找到张信记予以制止,要求购买。对方索价万两黄金,范之杰却无力支付。正当他束手无策之际,听说湖北省长萧耀南正在黄州建楼做善事,当即赶到萧公馆,面呈“景苏园帖”拓本并将此拓原石即将流失海外之事禀报。萧耀南听后大惊,委托范之杰不惜一切代价将此国宝购回。范之杰受命,几经周折,终以数倍价格将全套石刻从外商手中买回。又与新任黄冈知事将石碑运到黄州,精心设计,建成景苏园。

行事向苏轼看齐,书法也是学苏当中的佼佼者。苏轼的书法之美在于“妙在藏锋”“淳古道劲”“体度庄严,气象雍裕”“藏巧于拙”,是“气势欲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他追求的放意自适创作状态;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自然萧散的意韵,给人带来了无限的审美快感,而他的书论尚意之说则为书法开辟了由法度到自由的无限空间。

范之杰对苏体书法的理解和用功之深是显而易见的。所见过的范氏书法不多,但仅就本人所收藏的一幅条幅来说,它符合苏轼书法丰满肥润,结字扁平、笔画舒展、跌宕生姿、妩媚天真的基本特点,已经进入文理自然、从心所欲的境界,说范之杰是苏体大家诚不为过。可惜其书法存世不多,对后世的影响相对较小。

范之杰的“倭苏”是全方位的。字写的是苏体,书写的内容也是苏轼的。世人真的应该好好认识一下这位超级“苏粉”。